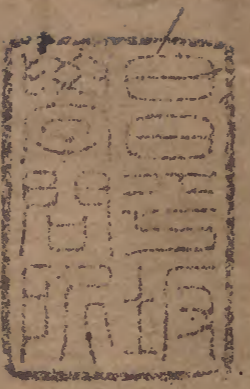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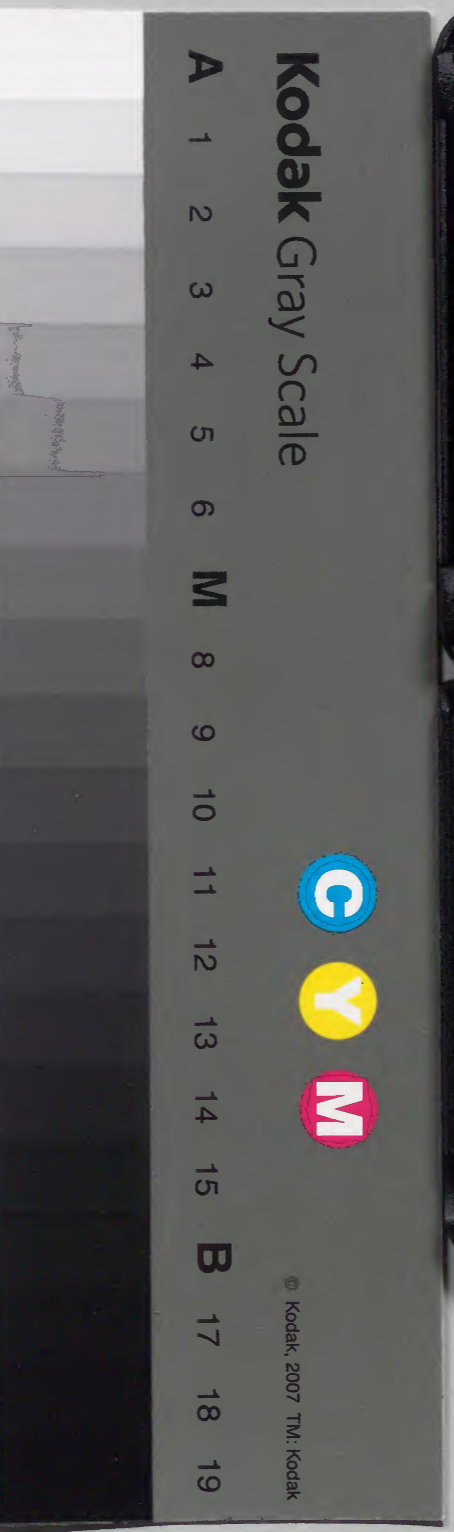
三上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2
冊數	80 (7)
函號	283 34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高祖文正冊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巳亥漢高帝五年盡
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凡四十六年

巳亥漢高祖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

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

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考

異 黥亦當
作英

予易之謀
信越之術
根也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
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擊壁自
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
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
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
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
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
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
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
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
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
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
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
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
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
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
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陳謂其騎曰吾
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
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
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
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
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
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
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
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

羽之辭非
真情也恐
入舟就擒
耳觀一笑
字可見

氏族之亂
詔

長檣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楊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慙羣策而自屈

其力屈人者克自
屈者負天曷故焉

集覽

固陵縣名晉灼曰卽光州固始括地志云

固陵在陳州宛丘西北四十二里亦望王爲句王去聲垓下李奇曰聚邑名在沛之浚縣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垓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顏師古曰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愴慨壯士不得志直夜直讀曰直當也古字例以直爲值陰陵地理志九江郡陰陵縣按九江今無爲州是方輿勝覽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有陰陵山卽項羽迷失道處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西北六十里給曰左句絕給欺言也欺

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括地
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
理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卽和
州烏江縣按左傳黃津口卽項羽東渡烏江
也方輿勝覽烏江縣東四里有烏江浦卽亭
長檣船待項王處檣船徐廣曰檣音儀孟康
曰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
整船向岸曰檣穀城杜預曰屬濟北括地志
云東平東阿縣東二十五里有穀城山述征
記云項羽墓在穀城縣西北三里楊子曰下
文皆楊子重黎篇文漢屈羣策按楊子注解
漢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謂羣策無能出漢
之右者羣策屈羣力羣力皆爲羣策所制故
曰屈羣力楚憖羣策而自屈其力憖徒對反

廢也言楚旣廢羣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
也宋咸曰憖惡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其惡羣策可知矣天易故焉 **正誤** 亦望王今
言天豈故爲之哉亦人事也 **質實** 在固陵地名
亦望爲王也給曰左今按田父給曰左左兩
字各自爲句上左字田父欺令項羽向左去
也下左字羽從其 **質實** 一統志云固陵地名
言而向左去也 **質實** 在固陵地名
北三十里垓下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
里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卽
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漢滕撫傳陰陵人徐
鳳反攻燒東城或云東城廢縣在和州境四
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昔項羽

漢水祖 同定遠縣 正編

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陣即此石上有馬跡或云漢兵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於此因名俗呼為四馬山烏江浦名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兗州府東阿縣東北五里又縣東南一十二里有項羽墓在焉

書法

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苟為書誘項籍則足以名其為賊矣不必書誅可也

發明

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非項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趨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

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負弒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質實

定陶注見

秦二世二年

書法

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

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

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

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

王
赦

今日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
二月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

質實

一統志云汜水在山

東曹州西
南三十里

書法

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為皇帝不宜立

者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稱皇帝而已書立為帝為皇帝凡五齊君地漢恒山義劉玄盧芳石敬瑭皆不

天急尊大
公是一夫
然前此無
例可求

五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

六

正編

宜立而
立者也

發明 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
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

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
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

昭靈夫人○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

無諸為閩粵王**質實**閩越國名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帝西都

洛陽○夏五月兵罷歸家

謂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
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

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
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集覽**七大夫索

隱曰秦第十爵名也文類曰七大夫公大夫
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身

役戶稅也勿事
不給繇賦也

書法 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
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

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
兵仗者大不侔矣秦二十六年隋開皇九

年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楊氏曰項籍無

公學問

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爲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

集覽

南宮括地志云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一十六里

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

書法

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終綱目書置酒四詳泰甲子年書宴十六晉

穆帝升平三年燕蒲池孝武帝大元三年秦宴羣臣齊丙子年元魏華林園隋煬帝大業三年張衡宅十二年西苑唐太宗貞觀元年宴羣臣六年丹霄殿七年玄武門

通鑑綱目卷之三
十二年東宮高宗開耀元年麟德殿睿安
景龍四年宴近臣玄宗開元二十年上陽
東洲二十三年御樓肅宗至德二年宴回
紇癸未年蜀宴宣華殿甲申年蜀怡神享
書大宴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穆宗大饗
三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獻帝建安二十五
年魏主丕晉成帝咸和七年趙
罷宴一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
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
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

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
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
尤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
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
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集覽

乘傳

蘇鶚演義曰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
書符其上又以一版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
為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
耳樂彥云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
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
輶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
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
置單馬謂之驛騎尸鄉廐置正龍曰尸鄉在

漢六祖高皇帝五年

正編

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毫阪之北廐置置馬以傳驛處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其弟謂酈食其弟酈商也併部廻反並立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食其賣已而烹之今乃與商比肩事漢其恥固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直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即此意縱彼不動此下脫一我字按史記作縱彼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奉其頭

質寶 一統志云(島中)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死於此今名田橫島尸鄉在河南府城西春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即此古有祝雞翁居此養雞

項籍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錢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集覽

魯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田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

周氏曰漢求

髡鉗布衣

十八人之朱

家賣之按廣柳車喪車也勝公夏侯嬰職耳

臣職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員以父奢為平王所殺遂奔吳教吳伐楚時平王已卒吳師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胥喻季布丁公晉灼曰按楚漢春秋丁公薛人也名固短兵接為句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國勢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
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
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
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城臯之間犬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
絕傷者未起而欲北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
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
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
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
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
即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
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
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難

大想未
見此數語

後再亂

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
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
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
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
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胡
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
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
違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纔六
日頰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集覽 搯音厄捉持也亢音剛咽喉也
以喻關中拊其背拊擊也以背脊喻天
下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
漑之利故張子平西京賦曰廣衍沃野胡苑

通鑑綱目

卷之三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

三

正編

之利養禽獸處通名曰苑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多致胡馬故曰胡苑之利諸侯安定今關中諸侯各安分守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涇又東至京兆同官縣入河言此三水行乎關外足供漕運輓引天下之舟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顏師古曰謂輸送委積者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饒贍可備贍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

質實

一統

志云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鑿屋與平咸陽渭南等縣直至華陰縣界入于黃河淮南子曰渭之水多力宜黍

書法

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矣終綱目書賜姓三要敬徐世勳羅藝書

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己張茂昭田弘正朱

全忠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贇華

不書賜書削奪姓名者一李茂真不書賜書復其姓名者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知此知止
二疏從此
悟入

溫公不載
四皓事看
求子房調
護太子在
衛軍霸上
居中留守
有鑒於此
金北

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
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
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
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
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
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僊
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
之志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
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
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
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
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
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
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

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
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為項羽所
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
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讎不可以不報而欲報
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
復西以再致吾復讎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
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
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
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
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為子房進退從
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
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
房蓋亦不足以

集覽

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
而不食靜居行氣以學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三 漢高祖本紀第五十三

道莊子刻意篇道引之士注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華陀傳曰古僊人導引之事熊經鷓顧引接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韓成成韓王名子程子謂伊川也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字按公羊傳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注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蓋師尊之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為惠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

之意
微矣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虜擊之。

立盧綰為燕王

考異

虜之常作專虜之

綰家與上同里開綰生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

質實

一統志云盧綰豐人

書法

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既即帝位也書自將始

此終綱目書自將三十八是年再書七年十年十一年光武建武二年三年五年再書八年再書十一年昭烈章武元年二年魏主後主建興十一年吳主晉惠大安二年丙寅年宋主又魏主庚寅年魏主庚戌年魏主齊丁丑年魏主已卯年魏主陳庚辰年高齊主隋煬大業七年九年五代辛未年蜀主辛巳年晉主丙申年唐主甲辰

年晉主再書乙巳年晉主丁未年晉主知
遠辛亥年壬子年甲寅年丙辰年丁巳年
已未年周主書親征二晉明帝太寧二年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書奉帝奉其主四漢
後主延熙二十年晉惠帝
大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

子敖嗣教尚帝長
女魯元公主為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 凡書故將予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
也綱目書故將七是年利幾晉惠帝

永興二年成都故將公師藩元帝大興三
年晉王保故將陳安穆帝永和六年故趙
將麻秋又張賀度唐初辛巳年竇建德故
將劉黑闥五代辛亥年漢湘陰公故將鞏
廷美惟利幾以楚將書反
公師藩以成都將書寇

○後九月治長樂宮

集覽 長樂宮注見
景帝三年

庚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

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
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

帝信平策
以啓諸侯
之疑是
天特

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
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
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
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
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
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
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執
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時一力士
之事耳帝以爲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
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
離昧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
及上至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
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
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
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
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
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
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
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
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蓋
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
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
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
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集覽

史記卷之六十三 漢太祖高皇帝六年 止編

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如淳曰時山東人呼關中為秦中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便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瓴水如淳曰建音蹇覆也瓴盛水餅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踰河即屬趙故曰限渤海之利渤海通作勃索隱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因名勃海郡有鹽魚之利多多益善本傳作多

多益辦

書法 書執以歸 執無罪也

發明

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及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其為詐誘之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始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

也

意度迥出
諸賢之上

皆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侯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以。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北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集覽 鄼侯，文穎曰：鄼音贊。今光化軍是蕭何本傳注。瓚曰：南陽鄼縣屬荊州，非沛國鄼縣也。沛之鄼音祚。柯反。孫檢曰：有二縣。

音字多亂。按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山亂也。史記注索隱曰：蕭何所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有此異耳。發縱指示，顏師古曰：發縱，解紕而縱放之；指示，以手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毅父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知周禮有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正義曰：泗水邑。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徙此。故此云下邳。張良遇黃石於此。戶牖，索隱曰：秦時戶牖即在陳留陽武縣。漢以為東昏縣。左傳：哀十三年，注戶牖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九十

里 **質實** 一統志云鄆秦之縣名屬南陽郡漢封蕭何於此梁立鄆城郡後周廢又

陰城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上
下邳秦之縣名屬邳郡漢屬東海郡東漢為
下邳國晉宋梁為下邳郡置武州後魏改州
曰東徐後周又改邳州隋為下邳郡唐復置
邳州宋置淮陽軍金復改邳州元屬歸
德府 本朝以下邳縣省入屬淮安府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
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
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

封建
橫見
三規
大

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二十六縣立
弟交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
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
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
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
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
賢謹而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
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
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
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
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
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豈
王澤當熄天不啓
其衷邪嗚呼惜哉

通鑑綱目 卷之三 漢太祖高皇帝六年

進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

集覽 蓋公，索隱曰：蓋古闔反。史不稱賢相焉。

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質實

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

書齊相何錄善治也。故通鑑不書，徒曰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

集覽 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焉，乃不崩，故名馬邑。括地志云：在鴈門。

質實 一統志云：馬邑，秦之郡，今朔州城是也。

通鑑綱目

卷之三

漢大祖高皇帝六年

三

正編

備選 綱

安民

齊屬廣安郡隋初郡廢以縣省入鄴陽縣屬朔州唐復於大同軍城置馬邑縣建中間嘗徙朔州治此五代時唐置寰州及寰清縣遼罷馬邑縣金置箇州元州廢縣存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封雍齒為什方侯。

考異

方當作加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

及

失反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敢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白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徃徃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

集覽

什方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汁加如淳曰音

什方索隱曰什又如字讀縣屬廣漢郡今漢州縣**觖望**猶言怨望也漢書注瓚曰觖音訣

謂相缺而怨望也如淳曰缺者缺也不滿所望而怨耳

質實

一統志云什方漢之

縣名屬廣漢郡高祖封雍齒為什方侯即此
晉屬新都郡後周改為方亭縣武帝廢入碓
縣唐初復置什方縣屬益州垂拱中改屬
漢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成都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劭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
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
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
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
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
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劔履

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
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集覽

跳身遁跳
音調輕身

走出

質實

一統志云安平漢舊縣名屬涿郡
也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陵國北齊

為博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
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
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屬晉
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
曹操劉祿惟蕭何得書賜略之止稱

殊禮者四梁冀會稽王昱蕭道成唐王淵
惟梁冀會稽王昱書加書不名者一司馬

昭凡不書賜與加者皆僭而已矣

帝歸櫟陽

集覽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夏五月尊太公

為太上皇

即位六年
始正太上
皇號是四
失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集覽

家令掌太公家

事倉穀飲食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於門為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行恐塵埃之一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書法

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追尊先媪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

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後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群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

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闕氏左右皆怒請擊之。昌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昌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集覽]頭曼之名。索隱曰曼莫安反。冒頓劉伯莊曰音墨。特或如字。讀闕氏蘇。曰音焉。支顏師古曰

匈奴中皇后號劉貝父曰匈奴單于號其妻曰闕氏或別更以皇后解之太狸俗也史記匈奴傳注闕氏舊音曷氏習鑿齒讀作咽支棄地莫居千餘里莫居言無人居止是為棄地走月氏走去聲驅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蔥嶺西安息東後為匈奴擊破遂分為兩種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嫪水北者為大月氏其餘小眾保南山羌者號小月氏去陽關幾萬里正義曰氏音支字或作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地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并去聲兼而有之也劉敬傳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

也。舊金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注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士，控引也。正義曰：謂能滿引。[正誤] 走月氏，今按走如字。言月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質實]

弓弩者。[正誤] 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質實] 月氏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質實] 一統志云：叔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五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集覽] 若真鄙儒，若猶爾汝也。言汝乃真習肄。[集覽] 鄙陋之儒，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植地為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蕞音茲。會反。顏師古曰：蕞與蕞同。又音租。悅反。按春秋國語置茅蕞表坐賈。

同。又音租。悅反。按春秋國語置茅蕞表坐賈。

通鑑綱目卷之三

遼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藎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

書法稱朝儀何紀實也終綱目書修定儀禮十是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二年

曹褒田申年魏荀勗壬辰年梁五禮巳未西魏制禮樂乙巳年隋五禮隋煬帝大

業二年儀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新禮高宗顯慶三年新禮玄宗開元十四年張說

戊午年周賈儼耕桑封禪儀不與焉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質實**長樂宮注

見景帝

卷之三
下六王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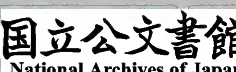
三代之禮
從此亡矣
記禮官之禮理之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驚出房引諸侯下以下至史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

漢高皇帝七年

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夫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闕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集覽者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皆官表謁者掌宿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顏師古曰謁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前導威儀陳東西鄉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俠陞叔孫通傳作郎中俠陞陞數百人注俠與挾同陞升殿之階傳警出房漢儀云帝輦勤則左右侍幃幄者稱警是也置法酒顏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酒酒矣索隱曰法者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天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秦故襲因也因襲秦時故事藏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注



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書法

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漢長樂書成隋仁壽書成

唐逢萊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終綱目書宮成四

宮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唐高宗龍朔三年蓬萊宮惟晉新宮非久辭

帝自將討韓王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

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以輕出致危是五失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粟車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

使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

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

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土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

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

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

漢書
七上之訛

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集覽**。白土人曼丘臣。徐廣曰。白土地縣。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延銀綏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白土也。曼丘複。姓臣其名也。曼音萬。顏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急綏耳。徐廣曰。曼一作寧。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按左賢王以次當爲單于。但見見形。匈奴反露也。下見所長。見短。並同。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兵已業行。業事也。已然曰業。謂兵事已行矣。齊虜婁敬。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雁門郡廣武縣。括地志云。故城在

代州雁門縣。句注山南四十五里。平城。地理志。雁門郡平城縣。秦雲中郡雲中縣也。括地志云。朔州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白登。括地志云。平城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臺在焉。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卽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因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師古曰。應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惟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程大昌演繁。

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讀曲逆如去遇非也
 按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水至城北曲
 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
 曲逆當如字讀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
 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
 請捐金行反問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
 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
 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
 登之圍 **質實** 一統志云廣武秦之縣名屬鴈
 六也 門郡漢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
 原府代州西一十五里平城秦之縣名屬鴈
 門郡漢仍舊東漢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東
 五里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上有白
 登臺即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帝處而逆秦

之縣名漢改為北平縣屬中山國後魏屬北
 平郡北齊省隋初復置屬定州唐改為徇忠
 縣神龍初復為北平縣五代時唐改為燕平
 縣後復曰北平屬易州宋屬定州陞北平軍
 金改為永平縣屬中山府後陞完州元復改
 為永平縣尋復為完州 本朝改為完縣屬
 保定府

書法

高帝自將五書擊者四 臧荼利幾陳
 稀黥布此則曷為以計書信帝所拔

立非臧荼利幾輩比也故高帝之世反者
 多書擊惟韓王信盧縮已所拔立則書計
 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楚圍漢王於滎陽
 也直書曰圍漢王此其曰被圍平城何不

以外加內也。若隋煬逆賊，則書曰始畢圍之矣。大業十一年是故明內外之分，則高帝書曰被圍，正上下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獻帝初平四年。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瑁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洿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集覽

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簸箕。辱王，孟康曰：

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

書法 至危之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

春，令郎中有罪，彤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

二歲

集覽

罪，彤應劭曰：彤音而，罪不至髡，但髡其頰毛而已。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

寸。宋祁曰：耐無而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索隱曰：後改此。彤字音若，能能乃代反。

書法 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祥刑且志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

書令奏請讞議者八是年景帝中元五年齊以辰年元魏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六

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民產子復勿事章帝書詔賜民胎養穀憲

宗元和二年皆仁政也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

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繇鄠侯啓之也

集覽 未央宮在雍州

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又注見文帝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內有東闕北闕前殿

武庫遺址尚存應劭曰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漢高皇帝七年

正編

書法 治長樂宮常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

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考證** 擊當作討○謹

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後倣此

士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集覽** 東垣

志河東東垣縣漢高改曰真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山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

是和人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後改名堯山壁人於廁中文穎曰

置人於廁壁之中以刺高帝張晏曰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

質實 一統志云東垣戰國趙邑名秦因之漢改為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真定府

城南八里詳見高帝十一年真定縣柏人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趙漢為縣屬趙國後

魏改曰栢仁隋屬邢州唐初於縣置東龍州後州廢還屬趙州後改屬邢文改堯山縣宋

省人內丘縣尋復置金改為唐山縣屬邢州元初省入內丘縣尋復置屬順德路本朝

因之改屬順德府

土上之誤

辨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

毅絺紵芻操兵乘馬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始與匈奴和親其厚甲國莫處焉七失也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君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

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集覽殺父殺讀曰弑冒頓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家人子庶人家之女子正誤家人子今按漢書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乃宮人名號也

書法 書謹始也自帝制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綱目書和

親凡十六而書結和親一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魏請和親四

漢太祖尚皇帝九年 正編

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莫善於乞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劫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充奉陵邑以處沃地故關中富饒

強族指六國

二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輓車膠致請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具

回良心
潘臣賢于
廷臣三餘
著可知

邪

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赦廢為宣
平侯而徒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
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而日復事上
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
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
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
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狼
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
集覽 上變告變
也使赦失國者高之罪也
常之事斥言反背也逮捕顏師古曰逮訓及
辭之所及則追捕之貢父曰逮者其人在而
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之故有或但
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誰白王白謂別

白也辯明之義轆車膠致致送請也正義曰
卑上著板四周如轆形載囚其中令無所見
膠密不得開送請京師榜笞刺剗劉伯莊曰
防音彭亦笞也剗株劣反亦刺也漢書作刺
熒應劭曰以威苛之泄公中大夫姓泄其名
未詳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私此固趙國立
我不侵為然諾者也固本然之辭侵猶言輕
也史記張耳陳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居
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注謂耳餘初在
貧賤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灌夫傳好任
俠已然諾索隱曰謂既已許諾必使副其前
言也孫策謂太史慈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
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即此仰絕亢仰頭
而亢斷絕史記亢作肱韋昭曰肱咽也蘇林

曰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正誤不侵為然諾音下郎反蕭該音下浪反越也

書法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為不書謹之也貫高之謀帝之嫚實啓之然則書趙王敖廢何權不足也帝之至趙敖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為敖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徒隱忍不從以為其廢也自取之而已凡廢之辭二廢某王某者無罪之辭也某王某廢者有罪之辭也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

侯王國皆立廟實貫萬年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為

故常矣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

即此二事 帝下易太 于明矣 復入測其 欲廢太子 是八失 昌志節有 餘感變不

足故遜平
勃一籌
帝素知人
以平勃相
太子以周
昌相如意
鄭本未也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
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
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
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
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
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倦
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
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
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
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
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
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
無毋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

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
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
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
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
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
集覽 期期以其口吃
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拳拳同以金注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
憚以黃金注者死郭象曰死武典反字或作
殫音昏說文婚於也憐惜也林希逸口義云
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
孤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
心以鈎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

漢太祖高皇帝十年

則愛心愈重而易婚矣。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角字從兩點下用音鹿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角里先王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高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正誤**期期今按期猶必也綺里季為此說夏黃公今按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杜市詩有黃綺**質實**一統志終辭漢之句則固以黃為氏矣。沛人苛之弟也建成漢之縣名屬渤海郡高帝封呂釋之即此東漢省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景城廢縣東南三十里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考異

按征伐例曰凡

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攻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之類據七年書帝自將討韓王信而此一條韓王信餘寇及代相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豨後皆書誅此必誤書擊耳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

豨之可
如此

漢太祖高皇帝十年

漢太祖高皇帝十年

三

正統

兵無

兵

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曰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者能為矣
 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
集覽 陳豨許豈反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曰阻恃也禹貢至于衡漳蔡氏傳曰地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壘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發鳩山也名為濁漳東至

鄴與清漳合白見四大告白於天子而召見之也見如字陽夏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沾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

梁榆水謂之清漳水一在潞州潞城縣西三十五里交漳村又東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

林縣界合清漳水謂之交漳水

乙 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

天三族 **考異** 提要后上有皇字據晉永康元年書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皆不

去皇字此蓋刊本漏皇字耳 **質實** 淮陰縣名注見漢獻

不念淮陰皆功處以撫州是九矣

帝建安元年

漢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人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族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乃

由

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縮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

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
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族以次國逆
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

集

覽道太原韋昭曰道從也太原古并州也禹
貢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

固都城記大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西舍人
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謝公著嘗

獲罪於韓信信欲殺之**北誤**信辟左右今按
辟左右辟必郢反除也**北誤**信辟左右今按

也如孟子行**質**太原郡注見齊明
辟人之辟同**質**帝建武三年并州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
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為諱之信之反

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
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發明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
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

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
其怏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

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
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

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
自疑哉叛者迭起夫何恠耶綱目備書夷

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
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

君天下者哉下書梁
王越夷三族亦然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質實**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位也。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

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集覽**以其口數，率率計也。劉貢父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

不交為
得求賢
若窮源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 正編

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遺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身勸為之。駕必須身親敦勸。自為其

其官

書法

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梁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

后誅信楚
即後日危
劉之機帝
輒信之是
干失

士氣

漢人祖高皇帝十一年

正編

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扶戀反，驛遮也。謂轉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

集覽 傳處蜀傳

書法 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考

異 按巡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曰間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帝至洛陽下有立子恒恢友為王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郡國求遺賢梁王廢徒蜀則間有異事矣而不書帝刊本漏也

○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質實** 南海

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南粵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例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王。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醮結箕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 正編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化乃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

學

學

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集覽 南海尉任囂秦始皇號其書曰新語

畧陸梁地以為南海

鬱林象郡尉秦官也時任囂為之按十三州記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囂五刀反龍川令趙佗顏師古曰南海郡龍川縣今循州是秦時趙佗為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故稱曰尉佗佗徒河反番禺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州番禺縣其地有番山禺山因名焉廣州記

番山在南海縣禺山在番禺縣番音藩又音
婆禺音愚董衡曰番音安反禺魚容反被佗
書句絕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被四表之
被移檄絕道移檄移行檄書也尉佗本傳作
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
道聚兵自守按所謂絕道即先任囂所欲絕
之新道也蘇林曰新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粵
王粵通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懸結服
虔曰懸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懸傳追
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
結按懸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
髮今尉佗同其風俗但懸其髮而結之抗衡
較輕重低昂也崔浩曰抗對也衡車軛上橫
木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屈彊屈其

勿反屈彊者彊梁梗戾不柔服也慶然陸德
明曰歷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行急遽貌記
子夏麗然而起橐中裝索隱曰謂以珠賈裝
裹入囊橐中質時時前說稱詩書時時非一
時也每於上前說論稱道詩書乃公高祖自
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
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 **正誤** 被佗書今按被
詰固當世之辯士也 **正誤** 加也加於其身
也 **所實** 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南海
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名隋
初省入河源縣後復置唐貞觀初省入歸善
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南漢改曰龍川縣徙循
州治此宋宣和中改縣曰雷江紹興初復為
龍川縣元仍舊 本朝廢州縣改屬惠州府
正編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

番馬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陸賈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塚在真定府獲鹿縣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後周恒山郡治此隋郡廢分置常山縣隸恒州大業間省常山入真定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為鎮州治宋金真定府元真定路並治此本朝因之為真定府治仍屬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口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止

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集覽

排闥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憊步拜反羸困也顧獨與一宦者枕句絕顧反也

反獨枕一宦官卧而謝絕大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趙高與幸宦五六人知之高遂詐為詔賜長子扶蘇死

賈

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

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

考異

此與韓王信餘寇及陳豨例同據後書誅布則擊字亦當作討

淮陰侯死布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
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
邵警急中大天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
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
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
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
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
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
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
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
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
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

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
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
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
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爾后如其言於
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
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
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疆卧而
傳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
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
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子房乘機
以固太子
之位其謀
甚深

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
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
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
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果敗布

集覽

醢其肉黥布傳注反者被
誅為醢刑法志菹其骨肉

是也賁赫姓名賁音肥有端句絕端緒也猶
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顏師
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
重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
黥論決而徒役於驪山故等夷故舊等輩夷
儕也徐僮間地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春秋僖
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
地志云徐即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

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戰

其地為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林牧之

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役

質

實一統志云徐秦之縣名屬薛郡即古之徐

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
五十里僮漢之縣名屬臨淮郡三國吳

發明

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
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

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反亦書擊
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才乃以幸
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
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

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乎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

沙王臣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集覽 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為長沙王

書法 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

王臣弑其功也終綱目書誘誅二是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王弁書誘殺十詳昭帝

元鳳四年凡誘殺皆譏辭

發明 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

止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鬼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覽 道舊故，時事擊筑，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應劭曰：「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袁反。浙米汁，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預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于。」

質實 一統志云：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即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書法 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光武建

武六年十九年唐
 玄宗開元十一年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為吳王。

更以荆為吳國。
集覽 濞，劉仲之子。服虔曰：「濞，濞喜之子也。」普懿反。索隱曰：「澎，濞字也。」披位反。正義曰：「年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也。披位反。正義曰：「年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名山入川
 不以封此
 不喜不建
 濞於吳越
 也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質實

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順

二年太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

也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

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太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終

綱目書祠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和二年宋真宗大曆元年謁祠拜墓一五代壬子年周

乾封元年書釋奠二唐高祖武德七年代

入祖皆帝發之也祠書以太牢者二是年庚寅年而已

發明

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

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

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媿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

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

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

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

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緩來，動和之，効帝王時雍，迓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奪適而立少。」

曰：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

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
 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
 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
 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
 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
 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
 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

集覽

晉獻

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獻公太子各申生公伐
 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
 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驪姬預置毒胙中公
 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
 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
 自殺不蚤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蚤定

太子之位後以課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
 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為遺詔賜扶蘇死詳
 詐詳讀曰佯詐也彊聒莊子天下篇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彊與而不舍者也注謂彊聒
 其耳而語之猶不肯廢舍吾之教迹也彊上
 聲失幾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深許首止之盟春秋僖五年諸
 侯盟于首止注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
 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
 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
 也首止衛地名陳留郡襄邑東南有首鄉服
 虔曰首止近鄭地納約自牖易習坎六四爻
 文伊川傳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
 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

通明之處以悟君心所明處夫人心有所蔽
有所通所蔽者暗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
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
直彊勁者率多取忤而溫良明辯者其說多
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
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
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
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
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
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
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
明之
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救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
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
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
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
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
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
反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
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
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
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
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釋卽赦出之何年老

李斯前
漢帝思蓋
相之中人
如此

正論

際自引谷
此高帝大
學問處

通鑑綱目 卷之三

素恭謹入徒跪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
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集覽多空地棄謂多有空
令百姓聞吾過也際之地捐棄無用王
衛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
屯兵王姓也史失其名

書法

書赦出之美改過也終綱目書赦出
之五上書下某獄下書赦出之赦無

罪之辭也相國何是年周紆章帝建初八
年虞翊順帝永建元年楊彪獻帝建安二
年是也上書坐事下獄下書赦出之失有
罪之辭也賀若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是
也書既而赦之二詳文帝四年既而釋之
三詳成帝元延元年赦不誅二詳成帝鴻

嘉二年赦不治
昭帝始元元年

發明

三公坐
穆

一堂

最是

不能退是
仕宦痼疾

至是諸將
凡六反皆
基于一雲
之遊

尉獄

燕王綰謀反春

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
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
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
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綰綰乃陰使
勝為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
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
縮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
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
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
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
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
兵擊之

閉中國與
匈奴交之

書法 未有書某以某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豈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噲詣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固

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七年

年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

誅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

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頹之夫有親且

賁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

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覽 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

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馳傳馳謂將命而疾行也又注見五年乘傳反接載檻車漢

夏四月帝崩

書音義曰反接反縛兩手也

平命而猶致之上請曰誅未嘗發法故可

識其大者

誅信越之志于此見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躄足待也乃發喪

集覽 三尺三寸也禮冬官桃氏為劍上制上士服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扁鵲春秋

時良醫也齊勃海郡鄭縣人姓秦名越人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少戇顏師古曰戇愚也陟降反還鄉讀曰旋鄉猶言內嚮也躄足晉灼曰躄音矯舉足小高貌

書法

賀善贊曰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綱目於高帝有四特筆唐初不得而

與焉其未即位也加秦書伐加項籍書討其用夷兵也書致助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大綱正矣唐不即位書擊西河其用夷兵書劉文靜以突厥兵至即位書稱皇帝豈可與漢同日語哉至於斬丁公祠孔子皆有大過人者漢祚之永宜哉

辨

盧綰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

質實

一統志云長陵在西

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

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集覽

長陵皇甫謐曰在渭

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括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據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也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

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

曰按茂陵中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

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謂

始訂定之也剖符作誓剖析符竹使世襲其

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

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

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

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滕也

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又以石為室置匱其中

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

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 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因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醢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燂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藥不聽政司馬公曰

後四年而帝始冠此時纔十一歲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

也詛 **集覽** 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赭衣白虎通曰犯剝罪者以赭著其衣令春

使令持杵臨曰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威刑醢直禁反酒有鳩毒也鳩鳥大如鸚食

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輝耳輝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芊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

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僭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

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 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 有勿亟之意焉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土晚寒農事未起於是乎用之帝可謂能飭民矣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坐太后怒酌醢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質實** 城陽郡注見高

帝四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質實** 蘭陵縣名注見光武建四年

書法 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

是年文帝十五年宣帝甘露元年成帝永始元年平帝元始二年桓帝建和元年永康元年後主建興十一年十五年景羅二年晉武帝太康五年穆帝永和元年後唐乙酉年而見井中者四是年建興景

懼太康成帝黃龍見真定
鴻嘉元年不書不與焉

隴西地震

書法 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兩
漢居九十焉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 書旱始此終綱目書大旱三
十八書旱五十八詳五年

秋七月相國鄧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
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

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謚曰文終何置田
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
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
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
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
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
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
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
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恠
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

獄事其
宰相宜以
此為念務

正編
漢孝惠皇帝三年

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覽 後相後來相齊者獄市。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舉事舉凡也。木訥木質樸如木然，訥遲鈍也。言

又刻深持文法，務於刻剝，而深峻者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密張律反較若畫二。」索隱曰：「漢書較作講，亦音校。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顏師古云：「講和也。畫一，整齊也。」

正誤 較若畫一，今按訓和不通。當音覺也。明也。揚子法言：「孔子之道較且易。」

司馬溫公曰：「音覺又孔光傳較，然甚明，皆當為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 綱曰：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貶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有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馬異、吳漢、鄧禹、楊賜，皆官爵姓具者也。張良、尹翁歸。

趙充國辛慶忌寇匈奴朱祐為援樊宏賈復
耿弇竇融鄧訓王恢鄧弘梁育荀淑未穆
黃瓊胡廣陳寔荀爽或官或爵而具姓者
也不書官者四王諱單超馬日磾荀攸

巳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
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止將軍不能
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搖動天下
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
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
善令報書慈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

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集覽 傷夷傷企創也夷亦傷也

左傳命軍吏察夷傷面謾欺誑也謾音慢顏師古又音綿慈謝慈與遂同順也

書法 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高帝九年此其書與何怨辭也何怨乎惠帝非創

焉耳終綱曰書與和親六是年文帝後元二年甲戌年新莽梁乙卯年元魏陳巳亥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書及和親一宋甲戌年元魏詳高帝九年與修好不與焉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都東 **集覽** 閩越君韋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

秦立閩中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
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案冶地名
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侯官二縣是其
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搖為東海王都
東甌東甌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
按舊經閩越地即東甌也今福州温州是其
地郡國志建安縣 **質貫** 一統志云東甌漢之
東有古東甌城 郡名治永嘉縣初為

東甌王國後為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為
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
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以縣曰永嘉
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
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温州以其地恒燠少
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為温州

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為應道
車建炎初仍為温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

温州路 本朝改為
温州府隸浙江道

庚戌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曾元公主女也太
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
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

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是故
惠后張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是年宣后許
氏以側微則異其文昭帝元平元年前后
許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建始二年哀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三 漢孝惠皇帝四年 止編

后傅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綏和二年
桓后梁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桓帝建和元
年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二月帝冠

考異

提要作夏六月

書法

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閱月矣
書帝冠始此終綱目書帝冠十三是

年昭帝元鳳四年和帝永元三年安帝永
初三年順帝永建四年桓帝建和一年靈
帝建寧四年獻帝興平元年晉成帝咸康
元元穆帝并平元年孝武帝太元元年安

帝隆安元年宋主昱寅年長者莫如漢
昭帝年十七最少者莫如宋主昱年十一
立后而後冠者四惠帝昭帝桓帝晉孝武
帝冠皆正月重歲首也惟惠帝三月宋主
昱十一月焉書太子冠二宋已
卯年劬唐太宗貞觀五年承乾

○赦○省法令妨吏民者

考異

提要無吏字

書法

書予之也

○除挾書律

書法

上書省法令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
復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

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十。是年呂后甲寅年除三族罪文帝元年除收孥二年除誹謗妖言十三年除肉刑成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誦詆欺法齊丙子年魏除逋亡緣坐丁卯年魏除宮刑唐太宗貞觀四年除鞭背刑玄宗天寶六年除絞斬刑書罷一末甲寅年書減二景帝中六年成帝和平元年書令勿坐二宣帝地節四年元康四年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

懷忠懷

叔孫通

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懷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自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是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集覽

月出遊衣冠之道叔孫通傳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

漢孝惠皇帝四年

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
三輔黃圖云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在
焉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
故云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原廟裴駟曰
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廟
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祧
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襲禮非
古之正禮也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
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見禮
經考索謗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
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
外橋梁頭四柱木是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
木韋昭曰慮政有關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
練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仲虺奚仲

之後為殷湯左相虺許鬼反傳說說築於傅氏之巖殷高宗舉以為相說音悅

書法 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 春秋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丹楹刻桷桓僖宮災立武

宮之類是已綱目書立原廟立者不宜立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為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

質實

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書法 大異也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書雨血始此綱目書雨血二是年晉惠

帝永康元年齊君地千乘博昌雨血周赧王三十一年漢主聰延明殿雨血晉愍帝建興三年不書不與焉

天象

辛亥 五年冬雷桃李棗實

書法 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書雷始此書桃李華始此終綱目書

雷十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成帝元延元年新莽巳巳年庚午年靈帝建寧二年晉安帝義熙五年而冬雷者七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新莽巳巳年庚午年書桃李華三是年呂氏甲寅年

文帝六年桃李實一成帝建始四年桐華一新莽巳巳年棗實一是年

○春正月城長安 **集覽** 長安三輔黃圖序云高

注長安本秦時鄉名漢儀注云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

南 **質實** 一統志云長安古地名秦因之名曰長安漢都關中始置為縣屬京兆尹王莽

改常安東漢復舊隋遷都始徙縣治于此唐因之五代梁改大安縣後唐復曰長安縣宋元仍

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夏大旱

江河水少 谿谷水絕

三年城長安發六百重內男女十四萬作二十日而罷五年亦如前作三十日而罷凡十餘萬人作兩月而城成

書法 書大早始此綱目書大早三十八是

年文帝九年後六年景帝後二年武帝元光六年元朔五年元封四年六年天漢元年三年征和元年昭帝元鳳五年宣帝本始三年成帝建始二年鴻嘉三年永始四年哀帝建平四年平帝元始二年明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六年光和六年後主建興六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二年秦三年簡文帝咸安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丙寅年宋齊丁卯年魏壬午年梁甲申年魏隋煬帝大業八年唐德宗貞元元年五代乙酉年唐癸丑年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質實** 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諡曰懿

九月長安城成。

書法 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殿書成費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譏

與佚道使民何譏焉帝之城也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焉跨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目城書始書成一而已

壬午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夏留侯張良卒。

諡曰文成

良曰文成近與質

發明

神僊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為太尉

漢史中實一策與秋公樹五王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得此平對得心處

書法

日食三朝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如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

二十餘可畏矣哉是年食八月大喪成帝元延元年正朔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光武建武二年正朔食安帝永初五年正朔食桓帝建和元年正朔食延熹九年再書明年大喪獻帝初平四年正朔食昭烈帝章武二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後主景耀三年正朔食間一歲漢書初丁酉年正朔食戊戌年正朔食武帝太康七年八年九年正朔連食間一歲大喪惠帝光熙元年正朔食是年大喪懷帝永嘉

二年正朔食後三年遷平陽。成帝咸康八年正朔食六月大喪。穆帝永和八年正朔食安帝義熙十三年正朔食明年弒。宋文帝乙亥年正朔食梁武帝戊午年丁卯年正朔食明年侯景反。次年梁主頊。陳丁亥年正朔食至甲辰年乙巳年正朔連食間一歲陳亡。唐太宗貞觀六年正朔食宣宗大中八年正朔食朱梁辛未年正朔食間一歲

遇弒

○夏五月日食既

集覽

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既注既盡也歷

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掩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公羊傳注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傳注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為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也。又月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曆官失之據梁武帝普通元年先

是日食三朝可謂大變矣。不數月又食既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書日食既如此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是年食既越三月大喪。晉穆帝升

平四年食既越九月大喪。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食既間一歲身弒國亡。唐武氏癸卯年食既間一歲武氏喪。肅宗至德元年及上元二年再書食既越九月大喪。德宗文德元年食既是月大喪。其餘漢昭帝元鳳元年安帝元初六年後主延熙六年梁武帝壬寅年皆書食既。自是皆有大變。惟漢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既。則以求言改過而免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年呂后庚申年正食。景帝中四年武帝元光元年和帝永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元年三年後主延熙十年晉甲午年正食。再不書。元帝建武元年穆帝永和七年正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陳文帝丙戌年正食。又庚辰年五代丁

四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發明 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為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

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雨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卽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秋八月帝崩

漢孝惠皇帝七年 正編

書法 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二
長安書太后殺書和親書冠書赦各一如
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
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
大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變入書何也
意者太后居中
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
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
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集

覽 呂台索隱曰鄭氏鄒氏
並云台音怡蘇林音胎

書法 拜官書以恒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
也使私辭也此大臣請耳曷為以太

后使書請雖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
也此條通鑑因誅諸呂及之綱目揭書於
此而特稱太后
使其旨微矣

發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廼以
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

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
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
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
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所謂以
優為正者
此其一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質實

一統

志云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近於長陵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

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某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專大臣之徇不貶而自見矣終兩漢之世太子即位不書名一而已○自秦苻氏治國事而臨

朝之端見矣漢呂氏始書臨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詔凡二十二至稱皇帝極矣呂氏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廢帝鄧太后再書北鄉侯閻太后冲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獻帝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氏再書五代漢太后

再書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始書即位至

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如即位則是呂氏擅朝之禍可勝言哉况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苦人滅

鄂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歟。

甲高皇后呂
考異按歲年例曰篡賊朱注國名
寅氏元年
據此高皇后呂氏五字當易

以白
字

書法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然則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無改焉。何也。所以罪漢廷之大臣也。

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以為漢廷大臣不能為有亡而聽其所立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于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願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于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願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

爲後世鑒爾。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

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考異按

系例曰。篡賊謂篡位于統而不及傳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卽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後凡歲首及有異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嘔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巳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

張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集覽 噫血盟句

絕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 審食其何人乃居左揆陳平與之同列而不恥並書于冊不特見呂氏私

意用人之罪亦以見陳平其與噲伍之失

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

循以王諸呂為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書法 始盡改秦也綱目寬刑之政書除者十並詳惠帝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

立張偃為魯王

張敖子

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涇山

王集覽 山朝武三族 名皆他人子

皆太后所名 孝惠子也

書法 凡封立異姓書姓同姓書子若弟恒也此其曰山朝武何疑也其疑奈何

以族則非真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以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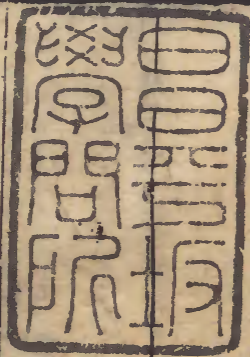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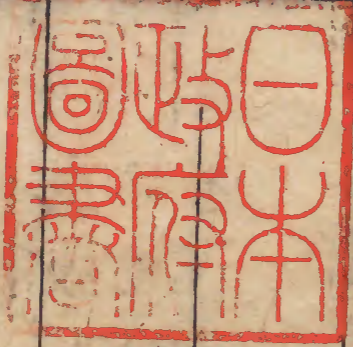
立呂台為呂王 考異

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以據此當書立兒于台為

王呂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

秋桃李華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高祖呂氏元年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學問

同書
同書
同書

蘇林李率

蘇林李率之齊南濟蘇以剛立官為

